

中国古典文化精华

黄帝内经_下

正坤 编



黄帝问曰：五运更治，上应天期，阴阳注复，寒暑迎随，真邪相薄，内外分离，六经波荡，……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

中国文史出版社

R221
Y539: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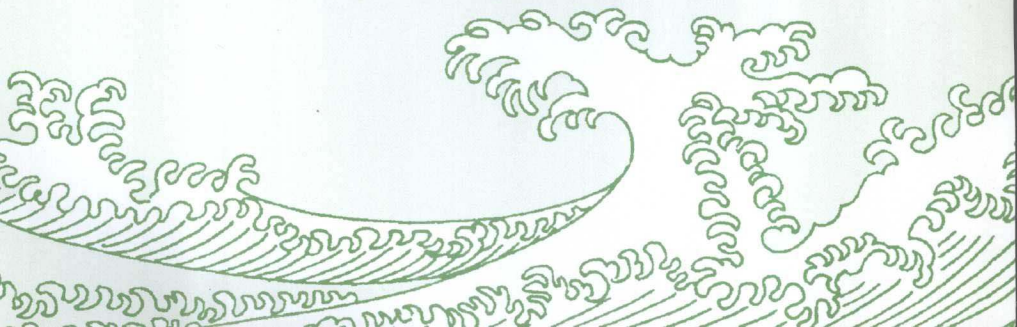
中 国 文 史 出 版 社

022

黄帝内经 下

正坤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黄帝内经·素问

卷第二十一	
刺法论篇第七十二	(345)
本病论篇第七十三	(364)
卷第二十二	(385)
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	(385)
卷第二十三	(411)
著至教论篇第七十五	(411)
示从容论篇第七十六	(413)
疏五过论篇第七十七	(418)
徵四失论篇第七十八	(423)
卷第二十四	(426)
阴阳类论篇第七十九	(426)
方盛衰论篇第八十	(430)
解精微论篇第八十一	(432)

黄帝内经·灵枢

九针十二原第一	(437)
本输第二	(443)

小针解第三	(449)
邪气脏腑病形第四	(452)
根结第五	(461)
寿夭刚柔第六	(465)
官针第七	(469)
本神第八	(473)
终始第九	(475)
经脉第十	(483)
经别第十一	(498)
经水第十二	(501)
经筋第十三	(504)
骨度第十四	(510)
五十营第十五	(512)
营气第十六	(513)
脉度第十七	(514)
营卫生会第十八	(516)
四时气第十九	(519)
五邪第二十	(522)
寒热病第二十一	(523)
癫狂第二十二	(526)
热病第二十三	(529)
厥病第二十四	(534)
病本第二十五	(537)
杂病第二十六	(538)
周痹第二十七	(541)
口问第二十八	(542)
师傳第二十九	(547)
决气第三十	(550)

肠胃第三十一	(552)
平人绝谷第三十二	(553)
海论第三十三	(554)
五乱第三十四	(556)
胀论第三十五	(558)
五癰津液别第三十六	(561)
五阅五使第三十七	(563)
逆顺肥瘦第三十八	(564)
血络论第三十九	(568)
阴阳清浊第四十	(569)
阴阳系日月第四十一	(571)
病传第四十二	(573)
淫邪发梦第四十三	(576)
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第四十四	(577)
外揣第四十五	(580)
五变第四十六	(582)
本脏第四十七	(585)
禁服第四十八	(591)
五色第四十九	(594)
论勇第五十	(599)
背腧第五十一	(601)
卫气第五十二	(602)
论痛第五十三	(604)
天年第五十四	(605)
逆顺第五十五	(607)
五味第五十六	(608)
水胀第五十七	(610)
贼风第五十八	(612)

卫气失常第五十九	(613)
玉版第六十	(616)
五禁第六十一	(620)
动输第六十二	(622)
五味论第六十三	(624)
阴阳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626)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632)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635)
行针第六十七	(639)
上膈第六十八	(640)
忧患无言第六十九	(642)
寒热第七十	(643)
邪客第七十一	(644)
通天第七十二	(649)
官能第七十三	(652)
论疾诊尺第七十四	(656)
刺节真邪第七十五	(658)
卫气行第七十六	(667)
九宫八风第七十七	(670)
九针论第七十八	(673)
岁露论第七十九	(679)
大惑论第八十	(683)
痼疽第八十一	(686)

刺法论篇第七十二

【原文】

黄帝问曰：升降不前，气交有变，即成暴郁，余已知之。如何预救生灵，可得却乎？

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臣闻夫子言，既明天元，须穷刺法，可以折郁扶运，补弱全真，泻盛蠲余，令除斯苦。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升之不前，即有甚凶也。木欲升而天柱窒抑之，木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足厥阴之井。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火欲发郁亦须待时，君火相火同刺包络之荣。土欲升而天冲窒抑之，土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足太阴之俞。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金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手太阴之经。水欲升而天芮窒抑之，水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足少阴之合。

帝曰：升之不前，可以预备，愿闻其降，可以先防。

岐伯曰：既明其升，必达其降也。升降之道，皆可先治也。木欲降而地晶窒抑之，降而不入，折之郁发，散而可得位，降而郁发，暴如天间之待时也，降而不下，郁可速矣，降可折其所胜也，当刺手太阴之所出，刺手阳明之所入。火欲降而地玄窒抑之，降而不入，抑之郁发，散而可矣，当折其所胜，可散其郁，当刺足少阴之所出，刺足太阳之所入。土欲降而地苍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郁发，散而可入，当折其胜，可散其郁，当刺足厥阴之所出，刺足少阳之所入。金欲降而地彤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郁发，散而可入，当折其胜，可散其郁，当刺心包络所出，刺手少阳所入也。水欲降而地阜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郁发，散而可入，当折其胜，可散其郁，当刺足太阴之所出，刺足阳明之所入。

帝曰：五运之至有前后，与升降往来，有所承抑之，可得闻乎刺法？

岐伯曰：当取其化源也。是故太过取之，不及资之。太过取之，次抑其郁，取其运之化源，令折郁气。不及扶资，以扶运气，以避虚邪也。

黄帝问曰：升降之刺，以知其要，愿闻司天未得迁正，使司化之失其常政，即万化之或其皆妄。然与民为病，可得先除，欲济群生，愿闻其说。岐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问！言其至理，圣念慈悯，欲济群

生，臣乃尽陈斯道，可中洞微。太阳复布，即厥阴不迁正，不迁正气塞于上，当泻足厥阴之所流。厥阴复布，少阴不迁正，不迁正即气塞于上，当刺心包络脉之所流。少阴复布，太阴不迁正，不迁正即气留于上，当刺足太阴之所流。太阴复布，少阳不迁正，不迁正则气塞未通，当刺手少阳之所流。少阳复布，则阳明不迁正，不迁正则气未通上，当刺手太阴之所流。阳明复布，太阳不迁正，不迁正则复塞其气，当刺足少阴之所流。

帝曰：迁正不前，以通其要，愿闻不退，欲折其余，无令过失，可得明乎？

岐伯曰：气过有余，复作布正，是名不退位也。使地气不得后化，新司天未可迁正，故复布化令如故也。巳亥之岁，天数有余，故厥阴不退位也，风行于上，木化布天，当刺足厥阴之所入。子午之岁，天数有余，故少阴不退位也，热行于上，火余化布天，当刺手厥阴之所入。丑未之岁，天数有余，故太阴不退位也，湿行于上，雨化布天，当刺足太阴之所入。寅申之岁，天数有余，故少阳不退位也，热行于上，火化布天，当刺手少阳之所入。卯酉之岁，天数有余，故阳明不退位也，金行于上，燥化布天，当刺手太阴之所入。辰戌之岁，天数有余，故太阳不退位也，寒行于上，凜水化布天，当刺足少阴之所入。故天地气逆，化成民病，以法刺之，预可平疴。

黄帝问曰：刚柔二干，失守其位，使天运之气皆虚乎？与民为病，可得平乎？

岐伯曰：深乎哉问！明其奥旨，天地迭移，三年化疫，是谓根之可见，必有逃门。

假令甲子，刚柔失守，刚未正，柔孤而有亏，时序不令，即音律非从，如此三年，变大疫也。详其微甚，察其浅深，欲至而可刺，刺之，当先补肾俞，次三日，可刺足太阴之所注。又有下位己卯不至，而甲子孤立者，次三年作土疔，其法补泻，一如甲子同法也。其刺以毕，又不须夜行及远行，令七日洁，清净斋戒。所有自来肾有久病者，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令无数。

假令丙寅，刚柔失守，上刚干失守，下柔不可独主之，中水运非太过，不可执法而定之。布天有余，而失守上正，天地不合，即律吕音异，如此即天运失序，后三年变疫。详其微甚，差有大小，徐至即后三年，至甚即首三年至，当先补心俞，次五日，可刺肾之所入。又有下位地甲子辛巳柔不附刚，亦名失守，即地运皆虚，后三年变水疔，

即刺法皆如此矣。其刺如毕，慎其大喜欲情于中，如不忌，即其气复散也。令静七日，心欲实，令少思。

假令庚辰，刚柔失守，上位失守，下位无合，乙庚金运，故非相招，布天未退，中运胜来，上下相错，谓之失守，姑洗林钟，商音不应也，如此则天运化易，三年变大疫。详其天数，差有微甚，微即微，三年至，甚即甚，三年至，当先补肝俞，次三日，可刺肺之所行。刺毕，可静神七日，慎勿大怒，怒必真气却散之。又或在下地甲子乙未失守者，即乙柔干，即上庚独治之，亦名失守者，即天运孤主之，三年变疔，名曰金疔，其至待时也，详其地数之等差，亦推其微甚，可知迟速耳。诸位乙庚失守，刺法同，肝欲平，即勿怒。

假令壬午，刚柔失守，上壬未迁正，下丁独然，即虽阳年，亏及不同，上下失守，相招其有期，差之微甚，各有其数也，律吕二角，失而不和，同音有日，微甚如见，三年大疫，当刺脾之俞，次三日，可刺肝之所出也。刺毕，静神七日，勿大醉歌乐，其气复散，又勿饱食，勿食生物，欲令脾实，气无滞饱，无久坐，食无大酸，无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其位，未得中司，即气不当位，下不与壬奉合者，亦名失守，非名合德，故柔不附刚，即地运不合，三年变疔，其刺法，一如木疫之法。

假令戊申，刚柔失守，戊癸虽火运，阳年不太过也，上失其刚，柔地独立，其气不正，故有邪干，迭移其位，差有浅深，欲至将合，音律先同，如此天运失时，三年之中，火疫至矣，当刺肺之俞。刺毕，静神七日，勿大悲伤也，悲伤即肺动，而真气复散也，人欲实肺者，要在息气也。又或地下甲子，癸亥失守者，即柔失守位也，即上失其刚也，即亦名戊癸不相合德者也，即运与地虚，后三年变疔，即名火疔。

是故立地五年，以明失守，以穷刺法，于是疫之与疔，即是上下刚柔之名也，穷归一体也，即刺疫法，只有五法，即总其诸位失守，故只归五行而统之也。

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无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

又一法，于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筑地实，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煅之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

黄帝问曰：人虚即神游失守位，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何以全真？愿闻刺法。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谓神移失守，虽在其体，然不致死，或有邪干，故令夭寿。只如厥阴失守，天以虚，人气肝虚，感天重虚，即魂游于上，邪干厥大气，身温犹可刺之，刺其足少阳之所过，次刺肝之俞。人病心虚，又遇君相二火司天失守，感而三虚，遇火不及，黑尸鬼犯之，令人暴亡，可刺手少阳之所过，复刺心俞。人脾病，又遇太阴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土不及，青尸鬼邪犯之于人，令人暴亡，可刺足阳明之所过，复刺脾之俞。人肺病，遇阳明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金不及，有赤尸鬼干人，令人暴亡，可刺手阳明之所过，复刺肺俞。人肾病，又遇太阳司天失守，感而：虚，又遇水运不及之年，有黄尸鬼干犯人正气，吸人神魂，致暴亡，可刺足太阳之所过，复刺肾俞。

黄帝问曰：十二脏之相使，神失位，使神彩之不圆，恐邪干犯，治之可刺，愿闻其要。岐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问至理，道真宗，此非圣帝，焉究斯源。是谓气神合道，契符上天。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可刺手少阴之源。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可刺手太阴之源。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可刺足厥阴之源。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可刺足少阳之源。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可刺心包络所流。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可刺脾之源。胃为仓禀之官，五味出焉，可刺胃之源。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可刺大肠之源。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可刺小肠之源。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刺其肾之源。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刺三焦之源。膀胱者，州都之官，精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刺膀胱之源。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是故刺法有全神养真之旨，亦法有修真之道，非治疾也，故要修养和神也。道贵常存，补神固根，精气不散，神守不分，然即神守而虽不去，亦能全真，人神不守，非达至真，至真之要，在乎天玄，神守天息，复入本元，命曰归宗。

【译文】

黄帝问道：岁气的左右间气，不得升降，气交发生反常的变化，即

可成为暴烈的邪气，我已经知道了。怎样进行预防，挽救人类的疾患，可以得到一种却退郁气的办法吗？

黄帝问道：客气的左右间气，升降运动不能正常进行，当升不得升，当降不得降，气交发生异常变化，就可以成为暴烈的邪气，这个道理，我已经明白了。然而用什么办法能够预防疾病的发生，而挽救百姓们的生命呢？

岐伯再次跪拜回答说：你提这个问题很高明啊！我听老师说，既明白了天地六元之气的变化，还必须深知刺法，它可以折减郁气；扶助运气，补助虚弱，保全真气，泻其盛气，除去余邪，使其消除此种疾苦。

岐伯再次行礼后而回答说：这个问题提得很高明啊！我听老师讲过，要想拯救民众的疾苦，既要懂得天地间六气变化的规律，又必须全面掌握针刺的方法，这样才能制伏邪气，扶助运气，补助虚弱之气，而保全真气，泻去亢胜之气，而祛除余邪，使民众解除疾病的痛苦。

黄帝说：我想听你详尽地讲讲。黄帝说：我希望详尽地听听这方面的道理。

岐伯说：气应升而不得升时，便有严重的凶灾。厥阴风木欲升为司天之左间，遇金气过胜，而天柱阻抑之，则木气郁，木之郁气欲发，必须等到木气当位之时，在人体则应当刺足厥阴之井大敦穴，以泻木郁。火欲升为司天之左间，遇水气过胜，而天蓬阻抑之，则火气郁，火之郁气欲发，必须等到火气当位之时，在人体则不管君火还是相火，同样应当刺心包络手厥阴之荣劳宫穴，以泻火郁。太阴湿土欲升为司天之左间，遇木气过胜，而天冲阻抑之，则土气郁，土气欲发，必须等到土气当位之时，在人体则应当刺足太阴之俞太白穴，以泻土郁。阳明燥金欲升为司天之左间，遇火气过胜，而天英阻抑之，则金气郁，金之郁气欲发，必须等到金气当位之时，在人体则应当刺手太阴之经经渠穴，以泻金郁。太阳寒水欲升为司天之左间，遇土气过胜，而天芮阻抑之，则水气郁，水之郁气欲发，必须等到土气当位之时，在人体则应当刺足少阴之合阴谷穴，以泻水郁。

岐伯说：六气应当升而不得升时，就会变成严重的灾害。例如：

厥阴风木应从在泉之右间，上升为司天之左间，这时若遇金气过胜，则木气被压抑，木气郁必然发生灾害。但木郁之气要得到发作，必须等到木气当位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针刺足厥阴经的井穴“大敦”，来泻去木郁之气。

少阴君火应从在泉之右间，上升为司天之左间，若遇寒水之气过胜，则火气被压抑，火气郁必然发生灾害。但火郁之气要得到发作，必

须等到火气当位之时。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君火还是相火，被郁而发作，都应当针刺心包络手厥阴经的荣穴“劳宫”，来泻去火郁之气。

太阴湿土之气应从在泉之右间，上升为司天之左间，若遇风木之气过胜，则土气被压抑，土气郁必然发生灾害。但土郁之气要得到发作，必须等到土气当位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针刺足太阴经的俞穴“太白”，来泻去土郁之气。

阳明燥金之气应从在泉之右间，上升为司天之左间，若遇火气过胜，则金气被压抑，金气郁必然发生灾害。但金郁之气要得到发作，必须等到金气当位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针刺手太阴经的经穴“经渠”，来泻去金郁之气。

太阳寒水之气应从在泉之右间，上升为司天之左间，若遇土气过胜，则寒水之气被压抑，水气郁必然发生灾害。但水郁之气要得到发作，必须等到水气当位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针刺足少阴经的合穴“阴谷”，来泻去水郁之气。

黄帝说：岁气之间气应升而不能升的，可以预防，我想听听岁气之间气应降而不降的，是不是也可以事先防备？

黄帝说：间气应当升而不得升，成为郁气为害，可以预防，那么间气应降而不能降，成为灾害，是否也可以预防呢？

岐伯说：既然明白气升的道理，也必然能通达气降的道理。间气升降不前所致的疾患，都可以预先调治。厥阴风木欲降为在泉之左间，遇金气过胜，而地晶阻抑之，则木欲降而不得入，木被抑则发为郁气，待郁气散则木可降而得位，气应降而不得降之郁气发作，其晓烈程度和司天间气应升不升之郁气待时发作相同，应降不得降，能够很快地形成郁气，降则可以折减其胜气，在人体则应当针刺手太阴之井穴少商与手阳明之合穴曲池。火欲降为在泉之左间，遇水气过胜，而地玄阻抑之，则火欲降而不得入，火被抑则发为郁气，待郁气散则火气可入，应当折减其胜气，可以散其郁气，在人体则应当针刺足少阴之井穴涌泉与足太阳之合穴委中。太阴湿土欲降为在泉之左间，遇木气过胜而地苍阻抑之，则土欲降而不能下，土被抑则发为郁气，待郁气散则土气可入，应当折减其胜气，可以散其郁气，在人体则应当针刺足厥阴之井穴大敦与足少阳之合穴阳陵泉。阳明燥金欲降为在泉之左间，遇火气过胜而地形阻抑之，则金欲降而不能下，金被抑则发为郁气，待郁气散金气可入，应当折减其胜气，可以散其郁气，在人体则应当针刺手厥阴心包络之井穴中冲与手少阳之合穴天井。太阳寒水欲降为在泉之左间，遇土气过胜而地阜阻抑之，则土欲降而不能下，水被抑

则发为郁气，待郁气散则水气可入，应当折减其胜气，可以散其郁气，在人体则应当针刺足太阴之井穴隐白与足阳明之合穴足三里。

岐伯说：既然明白了关于升的道理，必然也可以懂得下降的规律。凡间气升降失常所致的疾病，都是可以进行治疗的。例如：

厥阴风木之气应从司天之右间，下降为在泉之左间，若遇金气过胜，木气被阻抑，郁而不得下降，不能进入正常的位置。木气成为郁气，必须等到郁气散去，才能下降到在泉的左间。气应降而不得降，被郁阻而成为灾害，其暴烈的程度，和应升不升，郁气待时而发作的情况类似，只是应降不得降形成郁气的过程更快。要想预防木气郁所引起的疾病，应当泻其亢胜的金气，针刺手太阴经的井穴“少商”、手阳明经的合穴“曲池。”

少阴君火、少阳相火之气应从司天之右间，下降为在泉之左间，若遇水气过胜，火气被阻塞抑郁，欲降而不得降，不能进入正常的位置。火气被阻就成为郁气，必须等到郁气散去，火气才能下降到在泉的左间。要想预防火郁引起疾病，应当泻去亢胜的水气，就能够解散火郁之气，可以针刺足少阴经的井穴“涌泉”、足太阳经的合穴“委中。”

太阴湿土之气应从司天之右间，下降为在泉之左间，若遇风木之气过胜，土气被阻塞抑郁，欲降而不得降，不能进入正常的位置。土气被阻就成为郁气，必须等到郁气散去，土气才能下降到在泉的左间。要想预防土郁引起疾病，应当泻去亢胜的木气，就能够发散土郁之气，可以针刺足厥阴经的井穴“大敦”、足少阳经的合穴“阳陵泉。”

阳明燥金之气应从司天之右间，下降为在泉之左间，若遇火气过胜，金气被阻塞抑郁，欲降而不得降，不能进入正常的位置。金气被阻就成为郁气，必须等到郁气散去，金气才能下降到在泉的左间。要想预防金气郁所引起的疾病，应当泻去亢胜的火气，就能够发散被郁的金气，可以针刺手厥阴心包经的井穴“中冲”、手少阳经的合穴“天井。”

太阳寒水之气应从司天之右间，下降为在泉之左间，若遇土气过胜，水气被阻塞抑郁，欲降而不得降，不能进入正常的位置。水气被阻就成为郁气，必须等到郁气散去，水气才能下降到在泉的左间。要想预防水郁引起疾病，应当泻去亢胜的土气，就能够发散被郁的水气，可以针刺足太阴经的井穴“隐白”、足阳明经的合穴“足三里。”

黄帝说：关于五运之太过不及，气至有先后，与天气升降往来，互有相承相抑的问题，我可以听听其致病时所运用的针刺法则吗？

黄帝说：五运有太过有不及，因而气至有先后，并且与六气的上下升降有承接和阻抑的关系，我想听听在这种情况下所引起的疾病，

应该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应当取六气生化之源。所以气太过者取治之，气不及者资助之。太过取之，应据其致郁之次第以抑其郁气，取治于运气生化之源，以折减其郁气。不及资之，是用以助运气之不足，避免虚邪之气。

岐伯说：应当按照六气生化关系来治疗。气太过的用泻法，气不足的用补法。具体地说，泻法是根据六气升降的次序，抑制亢胜之气，通过调节五运生化之源，来制服郁气，使它散解；补法是扶助五运气化，来避免虚邪的侵袭。这种补泻方法，来自于《玄珠密语》一书。

黄帝问道：关于六气升降不前致病的刺法，已知其大要，我想再听司天之气未能迁于正位，使司天之气化政令失常，也就是一切生化或都失于正常。这样则使百姓患病，可否使其预先解除，以救济人类，请你讲讲这个问题。

黄帝问道：关于六气为间气时，升降失常，所引起的疾病、其针刺防治方法，我已经掌握了要领，想再听听司天之气不能迁居到正常的位置，因而使它所主持的气化不能进行，致使万物生化失去正常规律，民众也因此发生疾病，请问能否在未病之前预先祛除灾害，来拯救人们的生命？希望你讲讲这方面的问题。

岐伯再次跪拜回答说：你问的很全面啊！谈到这些至理要言，体现了圣王仁慈怜悯之心，要拯救人类的疾苦，我一定详尽地来陈述这些道理，申明其深奥微妙的意义。若上年司天的太阳寒水，继续施布其政令，则厥阴风木，不能迁居于司天之正位，厥阴不迁正则气郁塞于上，应当泻足厥阴脉气所流的荣穴行间。若上年司天的厥阴风木，继续施布其政令，则少阴君火不能迁居于司天之正位，少阴不迁正则气郁塞于上，应当针刺手厥阴心包络脉气所流的荣穴劳宫。若上年司天的少阴君火，继续施布其政令，则太阴湿土不能迁居于司天之正位，太阴不迁正，则气留居于上，应当针刺足太阴脉气所流的荣穴大都。若上年司天这太阴湿土，继续施布其政令，则少阳相火不能迁居于司天之正位，少阳不迁正，则气闭塞而不通，应当针刺手少阳脉气所流的荣穴液门。若上年司天的少阳相火继续施布其政令，则阳明燥金不能迁居于司天之正位，阳明不迁正，则气郁不能上通，应当针刺手太阴脉气所流的荣穴鱼际。若上年司天的阳明燥金继续施布其政令，则太阳寒水不能迁居于司天之正位，太阳不迁正，则气又闭塞不通，应当针刺足少阴脉气所流的荣穴然谷。

岐伯再次行礼而后说：你问得真全面啊！提出了最高尚、最深刻的道理，体现了圣人仁慈怜悯之心，为了拯救民众的疾苦，我一定详尽地叙述这些道理，把其中深奥精微的地方都讲解清楚。

上一年司天的太阳寒水，继续发挥主持气化的作用，那么当年司天的厥阴风木，就不能迁居到正常的位置上。厥阴不能迁居到正常位置，则木气被郁塞于上。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泻足厥阴经的荣穴“行间。”

上一年司天的厥阴风木，继续发挥主持气化的作用，那么当年司天的少阴君火，就不能迁居到正常的位置上。少阴不能迁居到正常的位置，则火气被郁塞于上。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针刺手厥阴心包经的荣穴“劳宫。”

上一年司天的少阴君火，继续发挥主持气化的作用，那么当年司天的太阴湿土，就不能迁居到正常的位置上。太阴不能迁居到正常的位置，则土气被郁塞于上。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针刺足太阴经的荣穴“大都。”

上一年司天的太阴湿土，继续发挥主持气化的作用，那么当年司天的少阳相火，就不能迁居到正常的位置上。少阳不能迁居到正常的位置，则火气闭塞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针刺手少阳经的荣穴“液门。”

上一年司天的少阳相火，继续发挥主持气化的作用，那么当年司天的燥金，就不能迁居到正常的位置上。阳明不能迁居到正常的位置，则金气被阻塞于上。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针刺手太阴经的荣穴“鱼际。”

上一年司天的阳明燥金，继续发挥主持气化的作用，那么当年司天的太阳寒水，就不能迁居到正常的位置上。太阳不能迁居到正常的位置，则水气更加郁塞。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针刺足少阴经的荣穴“然谷。”

黄帝说：因为上一年司天之气主持气化，使当年司天之气，不能进入正常的位置，我已经明白了它的针刺要点。希望再听听不退位的问题，用什么方法折服有余之气，使它不会因为太过而造成灾害，您能帮助我弄清这个问题吗？岐伯说：若上一年司天之气太过而有余，延长了主持气化作用的时间，名叫不退位。这样必然导致在泉之气也不能退位到右间，而当年的司天之气不能适时迁居到正位上，上一年之气仍旧发挥作用，例如：

巳年、亥年，若司天的气数有余，厥阴风木之气不按时退位，那么到了午年、子年，风气仍然流行于天，布散着木气的生化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针刺足厥阴经的合穴“曲泉”，来防治疾病。

子年、午年，若司天的气数有余，少阴君火之气不按时退位，那么到了丑年、未年，热气仍然流行于天，火的余气继续发挥主持气化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针刺手厥阴经的合穴“曲泽”，来防治疾病。

丑年、未年，若司天的气数有余，太阴湿土之气不按时退位，那么

到了寅年、申年，湿气仍然流行于天，布散着雨气的生化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针刺足太阴经的合穴“阴陵泉”，来防治疾病。

寅年、申年，若司天的气数有余，少阳相火之气不按时退位，那么到了卯年、酉年，热气仍然流行于天，布散着火气的生化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针刺手少阳经的合穴“天井”，来防治疾病。

卯年、酉年，若司天的气数有余，阳明燥金之气不按时退位，那么到了辰年、戌年，金气仍然流行于天，布散着燥气的生化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针刺手太阴经的合穴“尺泽”，来防治疾病。

辰年、戌年，若司天的气数有余，太阳寒水之气不按时退位，那么到了巳年、亥年，寒气仍然流行于天，布散着凛冽水气的生化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针刺足少阴经的合穴，“阴谷”，来防治疾病。

所以，司天、在泉之气出现异常变化，就会使人们生病，按照上述方法进行针刺，就可以预先平定即将发生的病患。

黄帝说：关于岁气应迁正而不能迁正的，我已经通晓了它的要点，还想听听关于岁气不退位的问题，要想折减它的有余之气，不使其因太过而有失，你可以使我晓得吗？

黄帝问道：五运太过和不及之年，司天在泉之气不能按时退位、迁居正位，会造成司天、在泉、中运之气都虚吗？如果给人们造成疾病，用什么方法可以平定呢？

岐伯说：若旧岁的岁气太过而有余，继续居于正位，施布其政令，名叫不退位。使在泉之气，也不能后退而行间气之化，新岁的司天之气不能迁居于正位，所以旧岁的岁气仍旧布化其本气的政令。如巳年与亥年，司天的气数有余，到了午年与子年，则厥阴风木之气，不得退位，风气运行于上，木气布化于天，应当针刺足厥阴的合穴曲泉。子年与午年，司天的气数有余，到了丑年与未年，则少阴君火之气，不得退位，热气运行于上，火的余气布化于天，应当针刺手厥阴的合穴曲泽。丑年与未年，司天的气数有余，到了寅年与申年，则太阴湿土之气，不得退位，湿气运于上，雨气布化于天，应当针刺足太阴的合穴阴陵泉。寅年与申年，司天的气数有余，到了卯年与酉年，则少阳相火之气，不得退位，热气运行于上，火气布化于天，应当针刺手少阳的合穴天井。卯年与酉年，司天的气数有余，到了辰年与戌年，则阳明燥金之气，不得退位，金气运行于上，燥气布化于天，应当针刺手太阴的合穴尺泽。感受年与戌年，司天的气数有余，到了巳年与亥年，则太阳寒水之气，不得退位，寒气行于上，凛冽的水气布化于天，应当针刺足少阴的合穴阴谷。所以说司天在泉之气，出现异常变

化，就要导致人们的疾病，按照前法进行针刺，可以预先平定将要发生的疾病。

黄帝说：刚干与柔干，失守其司天在泉之位，能使司天与中运之气都虚吗？给人们造成的疾病，能够使其平和吗？

黄帝问道：五运太过和不及之年，司天在泉之气不能按时退位、迁居正位，会造成司天、在泉、中运之气都虚吗？如果给人们造成疾病，用什么方法可以平定呢？

岐伯说：你提这个问题很深奥啊！需要明白其奥妙的意义，司天在泉之气，逐年更迭迁移，若刚柔失守，其气被窒，三年左右，化而为疫，因此说，认识了它的根本所在，必定能有避去疫病的法门。

假如甲子年，刚柔失守，司天之刚气不得迁正，在泉之柔气也必孤立而亏虚，四时的气候，失去正常的秩序，相应的音律，不能相从，这样，在三年左右，就要变为较大的疫病。应审察其程度的微甚与浅深，当其将要发生而可刺之时，用针刺之，土疫易伤水脏，当先取背部之肾俞穴，以补肾水，隔三日，再刺足太阴脉之所注太白穴，以泻土气。又有在泉之气卯不能迁正，而司天甲子阳刚之气，则孤立无配，三年左右，也可发作土疔，其补泻方法，和上述甲子司天不得迁正致疫之法是一样的。针刺完毕，不可夜行或远行，七日内，务须洁净，素食养神。凡是原来肾脏有久病的人，可以在寅时，面向南方，精神集中，消除杂念，闭住气息，吸而不呼，连作七次，伸直颈项，用力咽气，要象咽很硬的东西那样，这样连作七遍，然后吞咽舌下的津液，不拘其数。

假如丙寅年，刚柔失守，司天的刚干失守其位，不得迁正，在泉的柔干不能独主其令，由于司天之气不迁正，故丙虽阳干，则水运不为太过，不可拘执常法以论定。司天之气虽属有余，但不得迁正则上失其位，天地上下，不相配合，阳律阴吕其音各异，这样，就是天气运行失去正常的秩序，其后三年左右，就要变为疫病。审察其程度的微甚和差异的大小，徐缓的可在三年后发生疾病，严重的可在头三年发生疫病，水疫易伤心火，当先取背部的心俞穴，以补心火，隔五日，再刺肾足少阴脉气所入的阴谷穴，以泻肾水。又有在泉干支辛巳不能迁正附于上刚的，也叫作失守，就会使运与在泉之气都虚，其后三年左右，变成水疫，其补泻刺法，也和上述司天不得迁正致疫的刺法相同。针刺完毕，慎无大喜情动于中，如不加以禁忌，就会使气再度耗散，应使其安静七日，心要忠实，不可有过多的思念。

假如庚辰年，刚柔失守，司天之位失守，在泉之位无所配合，乙庚为金运，刚柔失守，上下不能相招，上年阳明燥金司天之气不退，其在